

长 · 征 · 纪 · 实 · 文 · 学 · 丛 · 书

红土黑血

石钟山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长 · 征 · 纪 · 实 · 文 · 学 · 丛 · 书

1

红土黑血

石钟山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京新登字 1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土黑血/石钟山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5

ISBN 7-5065-2702-2

I. 红… II. 石…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②二
万五千里长征(1934~1936)-史料 IV. I247.52

书 名: 红土黑血

著 者: 石钟山

出版者: 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邮政编码 100035〕

排版者: 泰能照排中心

印刷者: 北京通县觅子店印刷厂

发行者: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

经销者: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53 千字

版 次: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500

书 号: ISBN 7-5065-2702-2/I·325

定 价: 14.00 元

目 录

第 一 回	醉翁之意不在酒	先遣队北上抗日	 (1)
第 二 回	闯关拔寨求生路	犯人浴血湘江岸	 (6)
第 三 回	长工密谈“南天王”	恩来暗语道天机	 (18)
第 四 回	有心栽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柳成荫	 (26)
第 五 回	李德雄心建功业	博古激情少得志	 (35)
第 六 回	卖女求生痛断肠	少女觅得新天地	 (44)
第 七 回	德国顾问唤蒋梦	幕僚随从西北行	 (55)
第 八 回	反蒋抗日策兵变	丧失良机陷重围	 (63)
第 九 回	顾问李梦断广昌	王铁连死守狭口	 (74)
第 十 回	周恩来密谋西征	毛泽民提心吊胆	 (86)
第 十 一 回	博古年少初得志	泽东失意弃军权	 (97)
第 十 二 回	敌后工作结良缘	电波秘密传相思	 (108)
第 十 三 回	难割舍告别苏区	扩红女女扮男装	 (121)
第 十 四 回	临别前夜密划毛	征程漫漫扩红女	 (137)
第 十 五 回	红军逼近桂军慌	让头打尾留走廊	 (147)
第 十 六 回	毛泽东湘江情思	三人担架初论兵	 (156)
第 十 七 回	阴云笼罩苏区天	疏散伤员各西东	 (170)
第 十 八 回	男装女痴情不改	刘二娃坠崖悔意	 (182)
第 十 九 回	大本营函电交驰	一军团死守阵地	 (194)
第 二 十 回	毛泽东暗夜渡江	“三人团”黎明论兵	 (211)
第 二 十 一 回	女扮男装被识破	收容营山梁断魂	 (223)
第 二 十 二 回	彭德怀西岸骂娘	张营长斜里杀出	 (234)

第二十三回	扩红女江心劫难	女共党南昌就义……………	(247)
第二十四回	师长被俘断肠亡	连长率部寻生路……………	(260)
第二十五回	李德失意油榨坪	周恩来大梦惊醒……………	(270)
第二十六回	蒋介石怒骂桂系	毛泽东笑谈掌兵……………	(282)
第二十七回	最后命令如天书	苏区大地遭血劫……………	(295)
第二十八回	心系苏区人未死	直到最后一个人……………	(303)

第一回

醉翁之意不在酒 先遣队北上抗日

第五次反“围剿”，广昌保卫战的失利，使红军的军事顾问李德的“短促突击”“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宣告破产。红 19 军团和守备 14 师，从 1934 年 4 月 10 日到 28 日，在广昌与蒋介石的 11 个师，激战 18 天，以损失 5500 多人的代价，以广昌失守而告终，全体将士含泪带恨撤离广昌。

广昌是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要冲，中央苏区主要的门户之一，地处几条要道的汇合点，南通宁都、石城，是守卫苏区的要冲。广昌失守使一向沉稳自居的军事顾问李德也坐不住了。他背着手一遍遍走在稻田阡陌的田埂上，不时地望一眼建筑在稻田旁那幢孤零的房子，那是红军总部特意为他修建的，中国人也许为了他工作方便，也许是为了他生活得更舒适些。记得他刚到苏区时，他住在这幢房子里是那么的志得意满。这位倔强而又孤傲的日耳曼人，当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派遣，只身一人，通过种种险阻，几经辗转，踏上苏区这片土地时，他那蓬勃的梦想便在苏区这片土地上发芽了。他要把在德国没有实现的梦想，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实现，他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不顾毛泽东主张游击战术的建议，一意孤行，推行他的堡垒战术。在保卫巴伐利亚共和国时，那一年他才 19 岁，惨烈的巷战，使 19 岁的他变得更加自信和泰然了，他不相信血与火的经验在中国会行不通。

第五次反“围剿”几个月下来，使他吃到的不仅是苦果，还有比苦果难以下咽的是莫名其妙的心情，这种心情使他烦躁不安，他时

常想发火骂人，可又冲谁发火呢？最高“三人团”中，博古在他面前总是谦逊小心的，对他的战术思想从来都是推崇备至，从没提出过任何异议。周恩来虽对他的战术打法提出过不同的见解，可他们最高“三人团”决定的事，周恩来又总是勤勤恳恳地去执行。对中国这样的合作者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难道去指责那些红军战士？他走过许多国家，参加过无数次战役，他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英勇的战士。在前线他曾亲眼见过，手执梭标、大刀的红军战士，呐喊着冲向敌人，他从没怀疑过红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

可敌人却在一天天地向前推进，苏区的土地却在一天天地缩小。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各千里，缩小到如今的仅300里。此时的李德不能不困惑，不能不懊恼。他一遍遍走在田埂上，在困惑中思索，在思索中困惑。

7月的瑞金，到处是金灿灿的一片，即将成熟的稻田在微风中荡漾，到处是一片美好的景象，坏着的却是他李德的心情，他扔掉了吸了一半的“美丽”牌香烟，顺手折断了一根稻秆，信手放在嘴里嚼着，一缕苦涩的汁液流进了他的嘴里，他却浑然不觉。

他又想到了刚刚结束的“三人团”的碰头会，在博古和周恩来面前，他不能不使自己冷静下来。早在第四次反“围剿”之初，被剥夺了军事权利的毛泽东，以苏维埃主席的名义，多次建议他用游击战术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计划。他不仅没有采取毛泽东的计划，相反更使他坚定了自己的战术：短促突击，以堡垒对堡垒。直到这时他想也许毛泽东是对的，可他又不想承认这个事实，这一想法，无疑影响了他下一步的打算。在最高“三人团”的会议上，他提出了先派一支部队深入到敌人后方去的想法，这一想法一经提出，立即引来了一阵沉默。博古不解地望着他，周恩来则低头沉思，这瞬间的沉默，使李德有时间完善了自己的想法和打算，于是他很快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支队伍插到敌人后方，不仅可以牵制一部分敌人，当然愈多愈好，而且可以起到缓解敌人对苏区的压力。另一方面，事到如今不能不为红军的后路着想。万一这支部队在敌人后

方有了更大的作为，建立一片新苏区，不能不说是李德在战术上的一次胜利。第三种想法是博古和周恩来帮助完成的，周恩来首先提出这支部队要以抗日先遣队的名义，一来可以赢得人心，更重要的是对蒋介石只剿共不抗日的做法也是一个压力。

在这之前，瑞金已经收到了皖南地区几个县农民暴动的消息。最后最高“三人团”一致同意，这支部队应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一方面宣传抗日主张，一方面赴皖南，建立更大的根据地。这也是最高“三人团”对外的一致口径，对这支队伍他们心里清楚，这是一支投出去的路石，是一支一石三鸟的队伍。这支部队是否成功，关系着他们酝酿已久的计划——红军大部队的转移。博古提出让7军团担负此次任务，对他的这种提法，李德和周恩来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于是，红7军团，在1934年的7月初从福建的连城奉命赶回瑞金。7军团刚赶回瑞金时，由于在东线执行猛烈的短促突击的战术，使这支顽强苦战的部队损失到只剩下4000人。有一部分战士，他们甚至没有武器，他们肩扛梭标，风尘仆仆地回到了瑞金，从军团长到战士，他们只知道要领受一项新的任务，但具体是什么任务，他们却并不清楚，但他们渴望战斗、渴望胜利的心情却是一样的。

7军团一到瑞金，最高“三人团”的李德、周恩来很快接见了军团的主要领导。当时的军团长是寻淮洲，军团政委乐少华，军团参谋长粟裕，李德很快向7军团下达作战任务，他们一路要经过长汀、连城、永安，再向东过闽江，最后到达皖南。直到这时，最高“三人团”的人没有向部队任何人透露两个月后大部队西征的消息。

从派出7军团这支部队的目的和方向看，是一直向东，而大部队转移的方向却向西，可以看出最高“三人团”的良苦用心。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不能说李德一点也不懂声东击西的战术。

7军团是李德放出去的一支带响的箭，他期待7军团这支响箭，愈犀利愈好，到那时一箭双雕或多雕，这也是最高“三人团”所

有的人所期望的。李德为了加强对7军团的领导，又派出了曾在闽浙赣苏区任中央代表和省委书记的曾洪易为7军团的随军代表。这一做法，也是李德经过深思熟虑采取的控制7军团最高权利的一种办法。对7军团的领导他是熟悉的，对军团长寻淮洲和参谋长粟裕在作战方面他是放心的，不放心的是，这些军事领导并不是他的心腹，李德的心腹是指那些留过苏的，乐少华就是留过苏的，他很快便被重用为军团政委。在李德的骨子里，只有留过苏的才会指挥作战，他才放心。他派曾洪易做随军代表，就是为了增强他的中央领导意识。实践证明，他的中央领导是成功的。7军团从出发到怀玉山失败，军权一直掌握在并不懂军事的曾洪易和乐少华两人手里，7军团最后惨败也在情理之中。

7军团出发那天，是1934年7月6日，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好天。7军团经过短暂的休整，又补充了2000多名新兵。这2000多名新兵中大部分没有武器，他们只是背着大刀、梭标，其它的军需物资却一样不少地带上了，仅中央交给7军团的宣传品就多达300多担，加上7军团的一些炊事用具多达500多担。这些肩背辎重的队伍，浩浩荡荡地组成了一支搬家大军，7军团的这次东征也是几个月后，红军西征的一次预演。

李德站在中央瑞金机关的门前，看着7军团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从他的眼前走过，他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这时他还预料不到他放出的这支响箭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直到7军团的后续部队也走出瑞金，送行的人们已从街头散去，李德仍向7军团消失的方向凝望着，他似乎看到了7军团美丽的前景——7军团一路破关拔城，蒋介石调集了大批部队去围追堵截，7军团将士个个奋勇，杀出一条血路，在皖南建立了一大片红色苏区，到处是红旗到处是歌声……李德想到这有些陶醉了，他冲7军团消失的方向露出了一次难得的笑容。他沉稳而又坚定地踱回到自己的房间，留下来便是等待7军团胜利的消息了。

很快，有关7军团的文电、消息一件件地放到了李德的案头上

来了：8月9日，7军团攻打福州失利，兵员损失几百人，同时也暴露了7军团的实力和意图，7军团被迫撤出福州的桃源向闽东转移……皖南苏区消息：几个县的暴动组织已经失败。敌方消息：蒋介石得知7军团的意图以后，调回了大批追堵部队，重新向苏区“围剿”……李德看着案头的一则则消息，感到自己的希望正在一点点地落空，然而他又不想这么快就失算了。他习惯地站在军用地图前，对7军团下达了一次次不切合实际的命令，他幻想着这支放出的箭能够响起来。

当李德彻底放弃了对7军团的希望后，他才下达了中央苏区红军西进的命令。那时的7军团正在白区与敌人苦斗周旋。7军团到达闽浙赣苏区时，在葛源以北的重溪与当地方志敏领导的部队汇合，组成了红10军团。这时的中央苏区红军已经过湘江西进，敌人调动了更多的兵力围剿新组建的10军团。在怀玉山和敌人遭遇，部队被敌人冲散，方志敏率领一部残部躲到山里打游击，中央代表曾洪易被捕后投降，方志敏在山中几个月后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与敌人在狱中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于1935年7月中旬，在南昌英勇就义。

抗日先遣队被敌人分块包围被打散后，粟裕领导的一部，组成了挺进师，转战闽浙边区，仍英勇顽强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完全爆发后，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被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聚拢后的7军团被编为新四军第2支队。

当7军团肩负着多重使命与众多的敌人周旋时，红军主力正在进行着艰苦卓绝的长征。

面对7军团的命运，李德万万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种结局。直到那时，他才觉得自己主宰红军的命运，是那樣的力不从心。直到后来，李德失落地离开中国，他仍在苦苦地思索，他不仅在思索自己的命运，更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红军的命运。

第二回

闯关拔寨求生路 犯人浴血湘江岸

1933年11月，国民党著名的19路军在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的策动下，发动了福建事变，建立了福建人民政府，提出了反蒋抗日的口号。这是一支在淞沪保卫战中使日军闻风丧胆的部队。第五次反“围剿”之前，蒋介石为了加强反共的实力调19路军进驻福建，另一方面蒋介石也怕翅膀已硬的19路军从自己的手里飞走了，他要牢牢地控制着19路军。蒋介石万没有料到他把19路军调到了眼皮下，却没有抓住19路军的心。19路军的反戈一击，打乱了蒋介石从四面“围剿”苏区的计划，不得不将部分兵力开往福建。在这期间，中央红军已同19路军签订了反蒋抗日的协定。由于李德等人当时指挥的中央红军一方面自顾不暇，另一方面也是战略上的错误，并没有积极地去配合19路军的反蒋抗日计划，使19路军很快就垮掉了。19路军陈铭枢、李济深等将领逃亡到香港。

19路军失败后，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更是举步维艰，一时间，苏区的军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最高“三人团”又一次清醒地意识到，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如果说一个月前派7军团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还尚有一部分试探性和盲目性外，他们这次不得不下最后的决心，让红6军团西征，打通大部队西撤的通道。最高“三人团”经过缜密的考虑和布置，向6军团发布了西征的电令：6军团由黄坳、上下七地域的敌人工事守备的薄弱部或以南，转移到桂东独立4团驻地；6军团在桂东不易

久停，应马上转移到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去发展创立新的根据地，以后再向新化、溆浦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并由该地向北与贺龙领导的红3军取得联系。

红6军团经过准备终于决定西征了，任弼时任中央代表及军政委员会主席，肖克任军团长，政治委员王震。当时军团经过补充，兵员已达9000余人。

最高“三人团”知道6军团这次西征是一次大撤退，便命令6军团把一切能带走的东西都带走，这无疑给部队的前进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李子良排长接受押解省保卫局的犯人的命令，是11月的一天晚上。那天晚上，阴云密布，细雨绵绵，侦察排长李子良万没有料到领导会交给他一项这样的工作。李子良和战友们在前几天，就听说了部队要西征的消息，那时他和战友们心里涌动着一股崭新的情绪。以前他也曾有过这种情绪，可自从第五次反“围剿”近一年来，这种情绪便没有了，部队连吃败仗不说，根据地也在一点点地缩小。李子良是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根据地扩大到了保平，他家的分到了土地，他是为了保卫苏区的胜利成果才参军的。可第五次反“围剿”之后，很快便丢掉了保平，保平以及更多的土地又被敌人占领了，家乡的父老乡亲又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李子良是红军排长，又是党员，他知道要服从上级命令，可这仗愈打愈窝囊，他就愈打愈窝火。终于盼来了部队的西征，那时李子良想的是他们侦察连会像每次一样，捷足先登，深入到敌后，为大部队侦察地形，抓俘虏，那是侦察兵最痛快、也是最荣光的时刻，可他万万没有料到，部队西征，会让他带着全排20几个战士押解犯人。但他服从了组织的决定。还有一点，就是他还想再见一见张营长，逮捕张营长时是他奉命执行的，那时部队上下都抓了很多，据说他们是AB团的人。张营长是他认识的第一个红军的领导，解放保平时，张营长带着队伍驻在他们的村子，那时张营长30刚出头，腰里插一把短枪，短枪上飘动着一条红绸巾。张营长满脸兴奋地向村民宣讲着打土

豪、分田地的政策，他是从张营长的身上，还有那些红军战士中了解到什么是红军的。那时他很羡慕张营长这些人，当张营长这支部队开走时，他和村里许多青年一起报名参加了红军。

逮捕张营长时，是他亲手下掉了张营长那把系着红绸巾的枪，张营长一动不动地望着他。他看见张营长的眼圈红了，他的心当时动了一下，他不相信张营长这样的人会是坏人。他押解着张营长去了保卫局，那一次抓了很多，不久都被枪杀了。不知为什么，张营长一直没有被杀，仍一直在保卫局关押着。李子良的心似乎宽慰了一些，可他仍放心不下。不知为什么，张营长的形象一直在他的眼前闪现。

那天傍晚，保卫局的人把犯人交给他们的时候，一共是 32 人，犯人的手一律捆绑在一起，系在身后，犯人之间又用一条粗绳连着。月光下，这些犯人神情茫然，此时部队西征的消息已不是什么秘密，可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犯人。他们以为要被处决。当他们站在月光下，看着集结后的部队，在夜色的笼罩下出发的身影，更坚定了这一想法。

张营长站在队伍的最前头，他已经不是一年前那个满面红光的张营长了，胡子已经蓬乱地在脸上疯长了一些时候，面容苍白憔悴，唯有那双眼睛在很深的地方有两盏亮光在闪动。李子良就是凭着那两盏亮光辨认出张营长的。他走过去，伸出手在张营长的肩头轻拍了一下，然后叫了一声只有他们俩才能听见的话：张营长，是我。那一瞬间，张营长的身子一颤，他很快地看了眼李子良，这一眼他马上认出了那个在保平参军的小李子。他嘴唇牵动了几下，似乎想说什么，又什么也没有说。他抬眼望着远方，大部队已隐进了夜色中，只有人喊马嘶的喧嚣之声隐约可闻。

李子良冲战士们挥了一下手，这是出发的信号。20 名战士，分左右列成两队押解着被系在一起的 30 多名犯人向大部队隐去的方向走去。他们没人说话，只有他们的脚步声留在黑暗中。

雾气渐遮了夜色，四周都是潮潮的一团，山影蒙蒙地显现在他

们的眼前，层峦叠嶂的山峰在夜的深处隐着，山路迤逦，一行负重的人缓缓向前移动着。李子良很快便认出那是一支辎重部队。这次部队西征，不仅带走了红军医院，就连伤病号和兵工厂也随着大搬家了。制造子弹用的车床和铸具被拆解开，七八个人一组抬着随部队西征。在白天清点物资时，李子良看到制造边币的石印机也列入了这次西迁的行列。作为一个侦察兵，李子良清楚，这么多辎重无疑会给部队的行动带来诸多的不便。李子良只是一个侦察分队的排长，他不清楚这次部队西征的精神，他只懂得服从命令。

20名侦察连的战士很快便追上了辎重部队的后卫部队，山高路险，有的路段只能两个人并行通过，有的辎重需要七八个人抬的，这样的路便无法通过了，他们前撞后拥地挤在一起，一时无法通行，部队前进的速度明显地慢了下来。

李子良接受任务时，领导明确规定，他们这支押解犯人的队伍要走在辎重部队后，断后部队前，不是到特殊情况不能打乱这样的行军序列，一是为了方便行军联络，同时也为了整个部队尽可能地显得井然有序。

李子良随着辎重部队走三步停两步地行进了一会儿，他便下令原地休息了。这时东方已经发白，夜雾渐渐散去，远山近树又有了一个新的轮廓。他们坐在一个较缓的山坡上，李子良故意坐到了离张营长较近的一块石头上。他掏出一盒烟，这是苏区产的“美丽”牌香烟。部队出发前，会吸烟的每人发了两包。他点燃了一支，吸了两口，他看见闭目养神的张营长。他拔出嘴里的烟递到张营长面前，张营长睁开眼睛，看了他一眼，把嘴微微张开，让李子良把烟放到他的嘴里。张营长叼烟的那一瞬间，低声说了句：谢谢。李子良没有说话，他又为自己点燃了一支，他觉得此时应该和张营长说点什么，觉得有许多话要说，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还是张营长先说了句：我们这是去哪？李子良没假思索便答：向西。他觉得这没有什么可保密的，部队出发动员时就是这么说的。这样回答张营长的问话，他又觉得不能说明问题，不用他回答，任何人都看得出来，

部队是在向西前进，便又补充了句：部队这是转移。他似乎听到张营长长吁了口气。那支燃着的烟快烧到张营长的嘴唇了，他伸出手帮助张营长拔出了那截烟头。当他重新准备再给张营长点燃一支时，张营长发狠似地说：部队出发为什么不处理我们？李子良摇摇头。他是真的不清楚上级对待这些犯人的精神。半晌，张营长又说：部队这哪里是转移，分明是在搬家。李子良和所有的人分明听见走在他们前面部队嘈杂的叫喊声，夹杂着“嗨嗨哟哟”的搬东西的声音。李子良也不解，部队为什么要搬这么多辎重，就像他不明白张营长这种人为什么会是 AB 团的一样。

张营长被打成 AB 团与他的爱情有关。他的爱情产生在医院里。那一次，他的腰部负伤了，住进了医院，认识了吴英。吴英是医院的护士，吴英说不上漂亮，但生得小巧玲珑，像一个没长大的娃娃。张营长是晚上被抬进医院的，一颗子弹钻进他的腰里，手术也是那天晚上进行的，不巧那天晚上的发电机出现了故障，手术只能在油灯下进行。没有麻药，只有在山里采来的中药，事前让张营长放在嘴里嚼了。吴英是手术中的助手，她看见医生的手术刀深深地割进张营长的肉里，她的心颤了几颤，她看见张营长面色苍白，汗水雨点似地在脸上滚落下来。她把一条毛巾递给张营长，他冲她笑了笑。她就说：疼你就叫一声。他没有叫，把毛巾塞到了嘴里，手术从始至终他一声没吭，一直咬着那条毛巾。后来，吴英发现那条毛巾都被他咬烂了。不知为什么，从那以后吴英一走近张营长的床旁，就心跳加快，她自己也说不上清楚，他的病床怎么会像一块巨大的磁场深深地吸引着她。没事的时候，她总喜欢到他的床旁坐一坐。他从来不多说什么，只是冲她微笑。她在他的微笑中，两颊通红，她真希望把自己的手送到他那双温暖的大手里。她接触过很多男人，包括前段时间院长给他介绍的那个男人。那个男人是做组织工作的，白净的皮肤带着眼镜，可她和那个做组织工作的男人在一起时，一点也没有这种感觉。这种美好的感觉一直持续到张营长出院，张营长出院那天是个难得的好天。秋天的阳光不冷不热地照在

当顶，到处仍是山青水绿的样子。张营长走在小路上，她本想送他几步就回来，没料到她却走了很远。那天的张营长似乎也有满腹的心事。他走在前面，走几步便停下脚说一声：吴英你回去吧。她便立住脚，看着他。他就转身向前走几步，她想该回去了，心里这么想腿却朝前迈。就这样，他们停停站站，一直走了很远。

就在这时，她看见了草丛中一条秋蛇，她不怕子弹，不怕流血，她却怕蛇。这条突如其来的蛇横穿小路在她脚边爬过，她惊叫一声，跌在了他的怀里，准确地说他是迎着她的到来。她惊怔过后，发现自己的身子已经让他紧紧地捆了，捆得她有些气喘。惊惧过后，一种从没有过的幸福感，使她眩晕起来，她在他的怀中呢喃一声：你真有劲儿。

那一次，他们就在那儿相拥在一起。后来还是张营长先反应了过来，他松开她，抚摸着她的脸说：我想你的。她说：我也是。

两人从那次分手后真的互相思念起来。这一次那个做组织工作的男人并不清楚。部队在休整，那个组织男人三天两头便会骑马来到医院看望她。那时部队正在休整，张营长有时也会来看她。组织男人终于发现除自己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男人在关心着吴英。当组织男人调查清楚张营长只是自己下属部队一个营长时，他笑了，笑得有些意味深长。那天晚上，组织男人把吴英约到机关深谈了一次，讲了自己的身份也讲了张营长的身份。他相信，没有一个女人不爱地位和权力的。他谈完这些，看见吴英抬起头认真地望着他说：你还要谈别的么？组织男人含蓄地笑一笑说：这些就足够了。吴英冷冷地说：你死心吧，我不会嫁给你的。就是吴英这句话深深刺伤了组织男人的自尊心。当时组织男人没料到吴英会不理他，他又去找过几次吴英，吴英都说自己有事推脱掉了。可他分明看见吴英随着张营长在山间林地里散步的身影。他狠狠地冲两人的背影冷笑道：你们等着。

不久，组织男人终于寻找到了机会。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

义，各个部队都在大打异己分子，他们把异己分子说成是 AB 团。组织男人正好被任命为这个部队 AB 团专案组的组长，张营长是第一批被抓起来的。

吴英知道张营长被抓起来后，她什么都明白了，她相信张营长绝不是什麼 AB 团，她知道这是组织男人的报复。她后悔这是自己给张营长带来了不幸。她知道被打成 AB 团的人意味着什麼。她想到了死，用死来向那个组织男人抗议。可自己死了，并不能挽救张营长，张营长是无辜的。是自己连累了张营长，张营长还要靠自己。想到这些，她连夜跑到机关找到了组织男人。组织男人在屋里正端坐着，似乎早就料到吴英会来找他。吴英面色苍白，瞅着眼前这个男人。男人胸有成竹地在冲她微笑。吴英突然掩面而泣，半晌说：求你放了张营长。组织男人又笑一笑：这很容易，可你拿什麼报答我？

吴英抬起一张泪脸：我嫁给你。

组织男人笑了，一步步向她走过去。当组织男人把她抱到床上去时，吴英在心里哀叫一声：张营长，再见了。

很快吴英便和组织男人结婚了。张营长是唯一一个被抓成 AB 团又活下来的人，以参加 AB 团的材料尚不详为由被关押在保卫局的监狱里。张营长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在这期间，吴英托警卫给他送过两回换洗衣服。吴英在衣服中夹了张纸条，那纸条上写着：忘了我吧，是我害了你。张营长不明白这一切到底为了什麼，那些和他一起被抓起来的战友，都很快地被处死了，唯有自己被投到监狱里，和其他犯人生活在一起。他知道自己是被冤屈的，他相信总有一天组织会把这件事调查个水落石出的。

直到现在，他和其他犯人一起被押解着走在西征的路上。

天在即亮未亮时，前头部队的方向突然传来了一阵紧似一阵的枪声，前方的路上逶迤而行的辎重部队随之也乱了起来。押解犯人的侦察排战士和犯人几乎同时站了起来，他们一起向枪响的方向望去。前方听不见喊杀声，也看不见火光，只有枪声，那是双方几